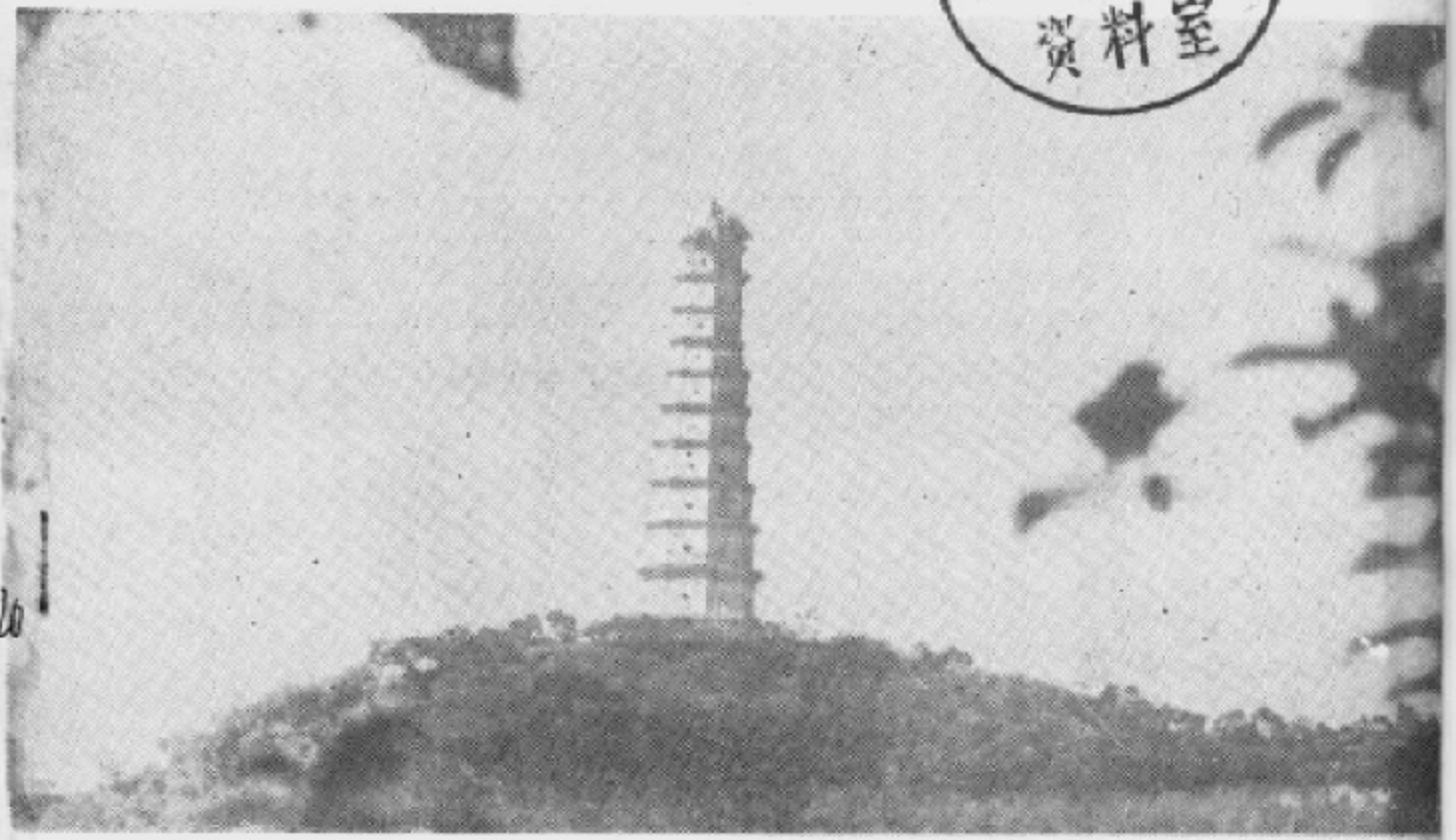
2|10

内江市市中区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内江市市中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资料室



政协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　　编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目　录

民国时期内江教育界的“六腊战争”……傅佑荣　朱纵舫（1）
内江孩子剧团（二）……温余波（4）
画说……张大千遗作（13）

忆谢小韫同志……张丹书（16）
回忆我的好领导谢力吾（小韫）同志……喻仿勋（19）

建国前内江商业概貌（二）……宋子麟（22）
建国前内江的典当业……周声名（28）

内江风物

内江艺坛往事……梅　英（32）
　一、“圣水一诗僧”——文雪……（32）
　二、于右任过内挥毫……（33）
　三、一枝秃笔写哀黎——丰子恺内江展画记……（34）
　四、张恨水“要作关河万里图”……（35）
内江历史小考……邹作圣（37）
　一、古汉安是内江还是江安？……（37）
　二、历史上内江县疆界的变迁……（41）
　三、历史上内江县治地的变迁……（45）

质疑·更正

也谈“韐”、“韍”，兼说“槊”、“筑”……朱纵舫（48）
说韍
　——对张大千补书赵贞吉诗碑中一字析疑……白　丁（49）

封面　内江三元塔……肖景勋　摄影
封三　解放初期内江加盖的邮票……周崇芝　供稿
封四　内江市离休老干部树根雕……肖景勋　摄影
　　丰子恺赠梅晓初画幅……梅晓初　供稿（21）

民国时期内江教育界的“六腊战争”

傅佑荣　朱纵舫

所谓“六腊战争”是国民党统治后期在教育界形成的一种特殊战争，即每逢学期结束时，在放寒暑假的六月和腊月（阴历十二月）里，中小学教员被迫谋求职务抢夺饭碗的战争。

在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通称教员（民国元年教育部令规定），实行聘请制度，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每当学期结束，教师都有被解聘之虞，失业的阴影终年笼罩在教员的心上。故一到六腊两月假期，学校人事酝酿之际，整个教育界人士无不四处奔走。或找同学，托亲友，乞名人，拜权贵，强者抢校长，弱者求教席，胜则可保半年温饱，败则徒呼奈何。在民国时期，大学与高中、师范毕生，尚不免于此，其它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在内江，清末初创学堂，新学教员难觅，尚须借材异地，不存在“六腊战争”的说法。民国初年，内江尚无中等师范学校，小学教员由邻县师范学校培养，且为数不多，至于大专学校毕业生更是寥寥无几，当一个中、小学教员无须争夺。随着内江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建立，普通大学、中学毕业生日见增多，工商业不发达，出路甚窄；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土日蹙，失业者日增，知识阶层都纷纷挤向易于流动，去就自由的教育界，争夺之势就形成了。到了内战时期，当国民党面临政治、经济总崩溃之际，情况就更为严重。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至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内江县大量裁减国民教员（当时小学教育称国民教育，拟裁减三分之一），紧缩政府开支，以充战费，致使不少合格的师范生无书可教，流入失业行列。师范毕业生蓝天蔚等八人及熊永固等四十余人分别向县府联名请愿，要求录用。迫使内江县政府对历年毕业之各级师范生进行登记，以备择用，这些都不过是望梅止渴的把戏罢了。据内江县教育科宣称1947年全县共登记国民教员2,178人，而实际需要仅1,052，多出一倍以上。内江县在职的国民教员经检定合格的人数不过三分之一强，而合格的师范生又得不到就业的保障，这种怪现象就必然促使六腊战争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当教员为争夺饭碗而战的时候，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趁势大搞派系，操纵教育人事，培植地方封建势力，做为他们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内江教育界民国廿二年前有“联师帮”，后有“乡师帮”成为长期统治教育界的两大势力集团。

民国十多年，军阀割据时期，内江“土皇帝”团练局长李汉文与其弟李星五（资中联合师范学校毕业，任内江县首席督学）以川南联合师范学校与资中联合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为核心，结成“联师帮”。当时教育界主要职位必须通过联师帮的关系，要当校长，必须李星五点头，许多非联师毕业的杂牌教师，为了饭碗，也多投靠到联师帮门下，以此，联师帮统治内江教育界达十多年，不仅主宰小学教员和校长的命运，连上面委派的教育局长汪士林

（汪林昭）、李益文二人都由于未事先得到李家的默许而接不了任。直到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刘湘赶走了刘文辉在内江的军阀势力，内江成为刘湘二十一军的防区时，因撤换了县长，大换班子，李汉文垮台，联师帮才逐渐衰落。

其后，内江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增多，其中第二班学生陈永宜、陆光第等投靠国民党、三青团（陈任教育科长，陆初作城南小学校长，后是县参议员），掌握了内江教育界的实权，形成了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第二班集团为核心的“乡师帮”。他们拉帮结派，营私舞弊，并以帮派为政治资本。陆光第在竞选县参议员时竟公开喊出：“谁投我陆光第第一票，没有书教找我。”

内江下南街（今中央路）的“九一”、“江中”、“中南”、“芝兰室”等茶馆向为教育界人士聊天的场所，每年六腊两月尤为热闹，在这里打听教育界的行情，进行人事活动最为方便。此外，大西街（今人民路）有一家纸烟店，内设麻将场伙，是联师帮校长们的社交场所；南街也有同样的一家“联大”纸烟店，则是简师帮校长们的活动基地。这些茶馆烟铺就是当年的六腊战场，各有阵地，壁垒分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城南小学校长的争夺战，就是在“九一”茶馆点响的。

六腊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争夺校长。一般说来是联师帮与简师帮在争夺，杂牌是很少有能力能参与其事的。四十年代内江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五十余所，城区的校长是肥缺，镇上的次之，乡村的最瘦。因为城镇学生多，课本、副本的回扣（书店卖给学校要打折扣，学校卖给学生则照定价）和粪便卖得的现金全归校长收入，加上这些学校编制较大，可能吃的缺额更多，被视为肥缺，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能否夺得校长，以及能夺得哪一类校长，则视帮派势力和与土政潮（国民党三青团和当地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的总称）的关系如何而定。

六腊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教师抢饭碗。校长名单公布后，校长一面照顾帮派，一面应付地方势力，一面听命顶头上司，正式聘请教员，就得从这些关系网中求得平衡。这时的教员一怕位置不好，更怕没有位置，忧心忡忡地奔走于校长和上述种种势力的门下。教学多年有点名气的，或者帮派关系较密切的，或者有地方势力作后台的，较为容易挤进中心国民学校或私立完小，至于那些帮派关系疏远的，没名气的，以及没有权势人物推荐的，挤不进完小，挤国民学校（初级小学）还得给督学送礼，如能获得一席，也算是幸运的了。每年六腊战争结束，总有不少教员改业另谋生计。

建国前二十多年中轰动全城的“六腊战争”有两起。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内江“高师帮”（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毕业生组成，成员主要是中学教员）不满联师帮把持内江教育并克扣中等教育经费，遂支持刚从四川法政学院毕业的陈历爵抢夺联师帮的重要据点内江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职务，果然通过内江另一派势力王绍南打通县府，获得委任状，不料陈派人去接收学校时便遭学生围攻，当场被哄出校门。原任校长李××召集师生讲话，痛哭流涕，学生也弄得大哭起来。随即由教师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呼口号，贴标语，提出“要李校长，不要陈校长”，涌进县府请愿，弄得新任县长晕头转向。俟经了解，才知道李××的后台是李汉文。县长只得亲自到校宣布留任李校长，收回成命。从此联师帮图谋报复，力保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张帜（字芝房）挤代了高师帮伍应文的县教育局长，联师帮实力，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李汉文垮台才销歇。

在简师帮统治内江教育的末期，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暑假内江城又发生过一次规模更大的校长争夺战。城南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廖××克扣教师薪水，贪污公款早已引起教员不满，暗地酝酿倒廖的台。这时由于成都正处在王陵基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四川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其中部分是民主同盟和民主协进会的成员）纷纷离校还乡，加上原在内江的一些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青年没有工作，生活都成问题，内江民盟决定由邹作圣以川大同学名义出面组织力量，参加六腊战争，争取一个地盘，安置人员并开辟一个宣传阵地。一场城南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的争夺战就此展开了。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是年七月三十日于是有乡民汤树成等十二人向县府呈文揭发廖××品行卑劣，违法贪污，摧残教育的罪行，请求彻究，同时并以“快邮代电”形式公开散发。八月一日学生家长等二十余人又控告廖××贪污渎职，除呈请县府撤换外，又印发快邮代电公诸于世。廖××是当时教育科县参议员陆光第的妻子，又有党团为之撑腰，虽几易县长，而职位稳如泰山。早在是年七月十日城南镇镇县刘良魁即向县府呈报，在“调整人事之际，恐将廖校长另调”，抓紧时间，呈请县府“续委”。可是这些传单一发，不仅内江教育界人士为之震惊，就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德刚，三青团头目、国大代表郭嘉仪也煞有介事，急忙跳出来支持危局，于八月十三日以国民党，三青团名义联名说廖是“忠诚为本党妇女工作之主要干部”，胁迫新任县长续委。这时四川大学同学一面以川大同学会的名义争取内江的上层人物支持；一面联合本县中央、重庆、武汉、西北、东北、金陵、光华及川康农工学院等大学同学，以各大学同学代表的名义联名致函县长陈锡洲（川大毕业），推荐邓启源为城南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这时陈锡洲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概不见客的回避办法。时间拖延到临近开校了，校长人选仍杳无消息。四川大学同学于是改变策略，另荐川大教育系毕业的祝钜霈为城南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县长陈锡洲无奈，只得借这个教育系毕业生完全合格的台阶下台，调廖××任城东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委祝钜霈任城南校长。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廖又遭到城东镇乡民的拚命抵制。廖虽有权势作为后台，但已被搞臭，城东校长一职又为陈永廉所取代了。

是年内江六腊战争之激烈，当时参战者的反应可以充分说明。新店乡黄心明因无介绍信不得登记参加校长甄别，于其呈文中大发牢骚说，“本届甄审揭幕以还，所谓‘六腊战争’者，简直风传四野，雨打千村，实为内江教育史上空前未有之现象。举凡大学生本届参与者不下三十余人之多……”

是的，1949年内江小学的六腊战争是空前的，但也从此绝后了，成为历史的陈迹。

内江孩子剧团(二)

温 余 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我们从内江出发，徒步经过资中、资阳、简阳三县城及沿途十二个乡镇，到处演唱宣传抗日，历时三十八天，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到达成都。

五天以前，我们在石桥镇，就按照早先吴汝翊同志分手时的嘱咐，给“星芒社”写了信，并确定了抵达成都的日子。

当我们步行到成都外东牛市口时，发现了“欢迎内江孩子剧团到成都宣传抗日”、“请内江孩子剧团到沙利文剧场”两幅墙标。我激动得把小兵（最小团员陈大宾）抱了起来，忽而又感到惶恐：“沙利文剧场”？这个名字多洋气啊！我们怎么去见那样的“大市面”呢？这时候，迎面过来几位陌生人，直望着我们胸前闪光的银质帆船式徽章。于是微微点点头，轻声说道：“到了，欢迎你们！”

“请问几位先生是……”因为来人不作自我介绍，我只好动问。他们都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特意来迎接你们的。走吧，先到沙利文剧场看戏。”

这下我放心了，到沙利文剧场是看戏，不是叫我们演戏。

初次到成都，真有点“乡坝人进城”的样子，一切都感到新鲜。从牛市口步行到少城东胜街，不觉得就走了一个多钟头。我怀着奇异的心情，走进了那所挂有“沙利文大饭店”玻璃招牌的西式洋楼，第一次知道“大饭店”里不但开旅馆，还开戏园。从排列在院坝里的流线形小汽车和“高轩”式的私包车看来，在这里进出的人物是多么的不寻常！原来这是成都第一家高级宾馆，是专门接待大人物的，没想到，我们这几位小人物，竟然跨进了这个“高门”！几位陌生人领我们到剧场的时候，两位招待员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把我们带进剧场，并坐在旁边陪着看戏。

台上是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在演出。第一出戏《血祭九·一八》刚闭幕，现在正上演《三江好》。一位招待员告诉我：“那位扮演游击队领袖三江好的，就是旅外剧队队长吴雪（即今中央文化部部长吴雪）。这出戏只有四个人，正合我们演，我告诉旁边的小兵“注意，用心看，我们把这出戏学过来，你演警官，我演三江好，其余两名警兵是配角，无论谁演都行。”后来，我们找到三道街旅外剧队去要了剧本，吴雪同志还派人帮助我们排演这出戏，为我们增添了一出优秀剧目。（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纪念阳友鹤舞台生活六十年那次，我在成都锦江宾馆见到吴雪同志时，还提起过这事）第三出戏《渡黄河》，也是独幕话剧，演员的名字都忘了，但这两出戏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特别是灯光布景搞得真好，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使我大开眼界，真想把那一套技术全部学到手，这对我后来入剧校研习舞台美术打下了思想基础。

先前来接我们的人，看见我们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背着被包和斗笠，下面有绑腿，布袜、草鞋，就有人悄悄地说：再束上腰皮带，就象“小八路”了！戏完后，果然就有人给我们送来每人一根腰皮带。大家把腰板一扎，确还增添了几分精神！

晚上，我们被带到郊外一所很大的花园，（后来听说是华西大学的校园）刚到园门，突然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伴随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腊梅香气，使我如登仙境，似乎有点飘飘然！这里布置的很堂皇，有上百张课桌绕着几座花坛，围成一个椭圆圈，好像体育场上的跑道。桌面上罩着雪白的铺单，摆满了糖果点心。这是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联合为内江孩子剧团举办的欢迎会。为首致欢迎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女青年，苹果脸，中等身材，说话很有感情，富于鼓动性，而且出口成章，不像现在这样讲话兴看讲稿。她大概是成都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好像叫胡什么名字，我没听清楚。她有几句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她说：“内江孩子剧团的小战士当中，没有一个是无家可归的孤儿，都不需要自己去谋生活、求生存，而能抛弃父母之爱、家庭之乐，不畏辛劳，登山涉水，为国家、为民族、为自由和平而战，这对于苟安于个人幸福而不关心国家民族之存亡者来说，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的行动本身，就具有如此强烈的激发作用！不仅是用歌声去唤醒民众，而是用行动去感染民众。其意义之重大即在于此。……”

讲话的人可多哩！都是凭感受即兴发言，谁也没有讲稿。总是说我们徒步长途跋涉宣传抗日救亡的精神很感动人，值得同学们学习，学习不忘救国之类的话。

我对于在台上当着上千人演讲，已可谓驾轻就熟，但在这二三百位学生代表面前演讲，心里却跳动得很厉害。好得我已经背熟了一套演讲词，只稍些改动，还是应付过了。

晚会完了，我们被带到皇城四川大学文学院宿舍留青院住宿。这里和我们接头的是川大学生内江人赖自昌（后来才知他是地下党员）。

我们这天从到达外东牛市口以后，被带到沙利文、华西坝、川大，经过几批人，谁也没告诉我们名字，是谁这样安排的，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听我大哥温德基（当时是成都天府中学学生）告诉我：安排我们住在四川大学，是内江人钟崇桂去活动的（钟崇桂也是川大地下党员，后改名钟英，任《新华日报》编辑，解放后，在中央工作，改名钟颖，现任中央纺织工业部教育司司长）。

第二天（十五日）早晨，赖自昌拿出五元钱给我，叫我们自己到祠堂街菜羹香去吃饭，钱用完了再拿。上午去星芒社，下午回宿舍准备节目，晚饭后，带我们到春熙路去开展活动。

星芒社在商业场一座楼上，我们见到了胡绩伟同志（即今《人民日报》总编辑）汇报了从内江到成都的经过，和关于采用《星芒报》刊载的抗日宣传演唱材料的反映。

我谈起几天前在石磐铺宣传，和一位茶馆老板吵架的事，

因为我们唱的一段〔莲花落〕，其中有这样的唱词：

八路军，真勇敢，
打得鬼子惊叫喊。
八路军，能作战，
鬼子吓得抖抖战。

那位老板气势汹汹地走来叫“不许唱。”

我问他：“为啥不许唱？”

他说：“我这个茶馆不宣传党派。”

我说：“谁宣传党派了！我宣传抗日救亡打鬼子。难道你不抗日救亡？”

他说：“你晓得八路军是啥子军队？”

“打鬼子的中国军队。”

“你这〔莲花落〕是哪里编的？”

“报纸上公开发表的。”

“拿来看看。”

我把《星芒报》摆在茶桌上向大家说：

“请各位同胞大家看看，这是成都省上，公开发表的报纸，看我们唱的，和这报纸上登的，是不是一样。”

那老板左看右看，无话可说，围观的群众在旁边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感到骑虎难下，于是恼羞成怒，发起横来，把报纸一扔，“老子不管你啥子报，这是老子的地方，滚滚滚！”蛮不讲理地把群众驱散，把我们赶出茶馆。

我正要回转身去找他评理，旁边一位老大爷在我耳旁低声说道：“小兄弟，快走吧，你惹不起，‘黄糖饼子白糖糕，各人码头各人猫’。忍口气。”

我憋了一肚子气，找到乡公所去告状，谁知乡公所的说：“你们是出门人，只有求财的，哪有求祸的？你们还是去靠别的码头吧！”

我们原订第二天到龙泉驿，由于这件事，当天就离开石磐铺，不顾腰酸腿疼，熬苦翻越了崎岖险峻的龙泉山。早约定十四日抵成都，我们只好在龙泉驿多待了一天。

胡绩伟同志笑笑说：“你们怕了么？还敢唱不敢唱？”

“怎么不敢？你敢登报，我就敢唱。我们今晚上在春熙路宣传，偏唱这段。”

胡绩伟同志叫把登载有内江孩子剧团活动的报纸找给我们。可惜！我前年到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资料的那次，没有查到当时出版的《星芒报》，具体内容我回忆不起。其他有些已经从省图书馆查到的报纸，我在后面介绍；尚未查到原件而我还能约略记得的有以下史料：

一、新闻记者于飞，在《川康日报》发表了一大版《内江孩子剧团访问记》的特写，标题左边还用大号字标明：“团长温余波今年才十五岁。”

二、著名女歌唱家黄后，在《飞报》上发表了赞扬内江孩子剧团的评论文章《学学孩子们》。文中大约有这样的话：鲁迅先生曾经呼吁：“救救孩子们！”现在看来，不是救救孩子们的时候，是应该学学孩子们的时候了。

三、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秦光银诗选》上有一篇《献给内江孩子剧团》的诗歌。

此外，据内江县农行熊际泰同志（中共地下党员）告诉我说：他当年在中江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读到过一种叫《时代》的刊物，登载有一篇报道内江孩子剧团徒步长征宣传抗日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我未读到。

下午，按照赖自昌同志的安排，我们在留青院准备晚上表演的节目。刚把程序排好，赖自昌同志就来了。他说：“今天晚上这一仗很重要，你们要给成都的民众留下一个好印象，

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你们做宣传工作的意义不在于你们对群众演唱所作的宣传，主要在于你们的行动本身，对群众的鼓动作用和激发作用。”他看了看节目单，向我说：“先把你的《开场白》讲来听听。”他指指院子四周的花木说：“它们都是你的观众，你站上花台去，向它们演讲。”

我想：《开场白》嘛，我已经讲过几十次了，胸有成竹，满无问题。于是整整衣帽，紧紧腰皮带，大大方方地站上花台，环视着四周花木，举起手行了一个军礼，放开嗓子叫了声“各位同胞！”

这第一声，就“卡壳（儿）”！

“慢来！”赖自昌同志制止说：“你叫谁？”

“周围的民众啊！”

“你昨晚上讲话怎么叫的？”

“昨晚上全是学界人士，我叫老师们、同学们；今晚上是对广大民众讲，是该叫‘各位同胞’呀！”

“你能叫‘同胞’吗？”

“全中国四万万人都是同胞嘛。”

“同胞二字是什么意思？”

“亲兄亲弟，叫同胞是比喻亲如兄弟。”

“你这‘孩子’，和哪个称兄道弟？难道周围的人都是‘孩子’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大家都笑了！

赖自昌同志说：“那是一般化的大人讲话的腔调，你们是孩子，更不能用那种腔调。应该这样称呼：‘各位老先生、老伯伯、叔叔娘娘、哥哥姐姐们！’还要有感情，使人听起来感到格外亲切，你们的话才能够打动别人的心坎儿。”

赖自昌同志就是这样耐心地、热情地教导我们，他算是真正打动了我的心坎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去快半个世纪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

晚饭后，四川大学天明歌咏团的几十个大学生，特来陪同我们一起，从皇城直往春熙路，走到孙中山先生铜像下面，太平缸前。大家动手，把我们自制的四十幅宣传画（全是我团美工刘岳同志从报刊上摹仿画的）张挂在街沿边的一排树上。晚饭后出来逛街的人们，在挂画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加上尾随在我们后面来看热闹的就更多了。当我登上太平缸演讲时，左右一望，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简直象“戏散坝”一般！

两头的交通警，看见全是大学生在下面维持秩序，摸不清我们的来历，以为这支小兵队伍，反正来头不小，交通警只好指挥来往的各种车辆，一律退回街口，绕道而过。

四边店铺的楼房，能望得见的窗户，全开了！灯，全亮了！好像元宵节看花灯一般，许多人专门跑到楼上去，头叠头，肩并肩，挤在窗口上！

我被眼前情景所激动，热血沸腾，愈讲愈起劲。几千双眼睛望着我，警敎无声！人家说我嗓门大，声如洪钟！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有人不爱听唱“八路军”，我们就偏要唱“八路军”，果然又唱出麻烦来了！

次日（十六日）上午，四川省动员委员会派人到四川大学来，通知我们去谈话。我们被领到接待室，一位秘书来和我们接谈。他第一句话就说昨晚上宣传的事：

“你们昨晚上在春熙路宣传，反映很不错嘛！听说你们的〔莲花落〕唱得很好，就在这儿唱来听听。”

果不出我所料：唱就唱吧，这里总不致于象石磐铺那个“猴子称霸王”的地方。“蔡明扬，张芳霖，你们两个唱。还是象在大街上那样唱。”

我们有些小道具，常常是随身携带着的，蔡明扬和张芳霖，立刻从口袋里取出竹板、闹子，噼哩啪啦，就在这个四川省动员委员会里面，唱起〔莲花落〕来了：

大掌柜，大先生，
听一段新闻再转身。
不要钱，不要米，
专说如今大事体。
日本鬼，国土小，
全仗工业技术巧。
羡慕我，银子多，
存心往他国内拖。
八路军，真勇敢，
打得鬼子惊叫喊，
八路军，能作战，
鬼子吓得抖抖战。
……

唱完了，我问他：“先生，还想听啥子？我们还有〔金钱板〕、〔花鼓〕、〔双簧〕、抗战小调、救亡歌曲，还可以演剧，把这餐桌挪一挪，就可以演。”

那位秘书先生直摆手：“不不不！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他转身进去了。

我们坐在接待室，互相张望，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大约等了一刻钟，他出来向我们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想给你们商量一件事……”

“啥事？”

“我们是四川省动员委员会……”

“晓得。”

“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全民总动员，动员全国民众起来参加抗战……”

“我们的宗旨也是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对了，彼此宗旨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的宣传工作……”

“那太好了！很感谢！”

“我们研究决定：从现在起，每个月给你们发津贴。你们就不再叫‘内江孩子剧团’了，改名为‘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孩子剧团’。你们照样到全省各县去巡回宣传。怎么样？答应不答应？”

我们一听，感到太突然了，都默不作声。

他又向着我说：“你是团长，我们接管以后，你还是团长，你可以多领一份津贴。”

我仍然没有回答。

他又说："这样吧，你现在不便回答，转去和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下午再来回话。"

原来如此！我总算明白了。于是不加思索地向他说："对不起！没什么商量的，我就是领导。我可以现在就答复你：我们出来宣传，不是为了'领津贴'，我们都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父母。我们是从家里带起钱出来宣传的。如果领了津贴，都成了你们的人，我们的父母决不会答应。"

他于是改变态度，对我审问起来：

"你们是怎么到成都来的？"

"就这样，一天三几十里，走来的。"

"你从前来过成都吗？"

"没有。"

"成都你有熟人吗？"

"有！"

"谁？"

"我大哥温德基。"

"在作什么事？"

"天府中学学生。"

"你们和四川大学是什么关系？"

"那里有内江人，同乡关系。"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大哥知道，有内江同乡会。"

他于是掏出本子记下了我大哥的名字。

我们离开以后，那里立刻打电话通知天府中学校长萧寿眉，对我大哥进行审查。下午，萧寿眉又把我叫到天府中学去盘问。问来问去，我不过就是一个"娃娃头"而已！

四川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都在成都皇城里面。皇城大门内左侧，是"成都市儿童教养院"。他们昨晚上知道了我们住在皇城内，今上午就准备了开个欢迎会，一直在等候我们。听说我们到了，全院儿童集合在门外，列队鼓掌欢迎。主持人迎上前来说：

"教养院是个穷机关，没什么招待的，主要是想让全院儿童见识见识内江孩子剧团的小英雄们，向小英雄们学习！"

会场设在大厅上，几张乒乓台连接起来，上面是花生、红桔，混在一起，堆积如山！和华西坝那个欢迎会相比，别是一番风味！陈设自然不及华西坝那次讲究，可这次欢迎会的气氛却显得活跃得多，不象上次那样庄严。因为这里的主人也是孩子，他们的老师们很懂得儿童心理，故意让孩子们说说唱唱，可以随便摆龙门阵、问长道短，嬉哈打笑。有的孩子甚至把花生、红桔剥好往我们嘴里喂，有趣得很！这个轻松愉快的欢迎会，把我们连日来的紧张和疲劳，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了！我衷心感激这次会的主持者，又给我留下个"难忘的印象"！

冯玉祥将军几天前在内江召开民众大会时，我团留在家里的同志，曾整队前往参加。他

听说我们义卖演出捐献棉衣、又组织巡回宣传，赞扬我们是“救老百姓的小先生”。十七日上午，冯玉祥将军来到四川大学，由川大校长程天放陪同，在图书馆前殿接见我们。冯玉祥将军穿着粗布棉军服，程校长着西装，和冯将军并排着，显得又矮又小。我迎上前去行了个军礼，立正说道：

“报告冯副委员长，内江孩子剧团巡回宣传队，于三日前到达成都。”

冯玉祥将军点点头说：“还真有点军人气色！”他转向程天放，指着我们说，“这就是抗战抗出来的。现在要讲抗战救国，只怕你们的大学生不如小孩子热火！”

冯玉祥将军在大殿上召集大学生训话时，我们也参加了。他还重复了上面的话表彰我们。

一月十九日成都各报刊登了“川康社”发的一则消息：披露了我们的姓名、年龄，并谓“该团抵省后，曾分谒各方当局，均获嘉奖。并于每晚在春熙路等地表演金钱板、莲花落及抗战小调等，极得广大群众欢迎。该团在蓉尚有十余日勾留，每日昼赴各乡宣传，夜在城市工作，颇为劳苦，致该团经费，则系由团员互相凑集，决不向外募捐云。”

何以“川康社”这篇通讯，要披露我们的姓名和年龄，并特别提出“决不向外募捐”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有个民间艺人罗树森，是打金钱板的。在我们离开内江时要来搭伴同行。他演唱的也是宣传抗战的词调，我们表示欢迎。到了资中县城，我们发觉他单独在茶馆演唱时，假借孩子宣传团的名义，骗取群众的援助，向群众募捐。（内江官方给我们规定的名称是：内江孩子战时宣传团兵役宣传巡回队）但因他是专业民间艺人，靠此营生，应该收钱，只是不该冒名骗人。我们不便得罪他。只好离开他，不和他同道。到了南津驿，我们就故意留下不走了。我们是自带被卷，住公地；他是住栈房，南津驿是乡镇，他住久了卖不到钱，非走不可。从此就和他分手了。他是跑江湖的，沿途卖艺，比我们先到成都。在成都的茶厅里卖艺，又冒名撒谎，骗取群众的援助。《新民报》记者不明真象，于一月十七日，以〔本报特讯〕《孩子宣传团于昨由内抵蓉，日内公开表演》为题，登载了一篇罗树森的谎言：说“罗现年不过十七岁，在上海时曾参加一二八之役，受伤，始行返川，抗战发生后，罗鉴于民众宣传之重要，乃组织孩子剧团，到各乡镇表演话剧、打金钱板、打花鼓……”（一二八之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照算当时他才十岁。）他说我们“住三道街旅外剧团”（他不知我们到三道街旅外剧队去是排戏；更不知道我们住在四川大学。）并说我们的“生活就是靠打花鼓、打金钱板维持”。（他冒名撒谎的目的，就是借此向群众募捐，骗取群众同情援助。）

赖自昌同志见到这篇《新民报》后，才通知“川康通讯社”另发一篇通讯，于一月十九日在各报刊出。披露我们的姓名和年龄，并特别说明“该团经费，系由团员自己互相凑集，决不向外募捐”。使他不能再假借我们的名义向群众收钱。《新民报》以《内江孩子剧团》为题，重刊了这篇通讯；《华西日报》标题是《内江孩子剧团表演极受欢迎》。其他各报，目前尚未查到。

二十日下午，我们从青羊宫演出后回到川大时，见到成都市总商会送来的“邀请书”。

成都市商人义卖献金委员会在总府街总商会内举办集团大义卖。为了扩大宣传，场内设有戏台，配合义卖表演抗战话剧及各种曲调节目，为时一周。已邀请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担负两天，成都各大学各担负一天，特邀内江孩子剧团担负一天。我们负责的日程安排在第五天（二十四日）。除主要负责这一天的表演节目外，还要在每天下午都去参加表演。

我见到这“邀请书”真是兴奋极了！吴雪同志领导的旅外剧队多是戏剧专家，成都市总商会居然把我们和专家、并各大学宣传队，排列在一起，现在可真是要见“大市面”了！

可是，拿什么节目去会客呢？我们本有两出戏：《最后一计》和《小英雄》，可这都是“和尚戏”，一个女角也没有。就凭这几个男娃娃，几套小节目，怎么能去登“大舞台”呢？

赖自昌同志说：“女演员可以到协进中学去挑选，那里积极分子很多，她们肯定来。你先安下心来准备节目，现在请我们图书馆的同志给你讲个‘商人爱国’的故事，你可以新编一个节目去表演，一定很受欢迎。”

这位图书馆的同志讲的是：

春秋时候，郑国商人弦高，在滑县碰上了秦国军队。弦高发觉这支军队是去侵袭郑国的。于是急中生智，把自己贩运的十二头牛，送给秦军，并假说是奉了郑国大王之命，特意来犒劳秦军。弦高一面使下这缓兵之计，一面暗中派人飞报郑都设防。秦军以为郑国早有戒备，便不敢贸然进军，因而解了郑国之危。

“弦高犒师”这个故事，用于商人义卖献金的场合，再洽当也没有了！我连夜编写了一段〔金钱板〕，就取名《商人爱国》。一面写一面背诵练习。真是“热炒热卖”，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入场表演，果然很受欢迎。

在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成都各报刊出一条〔中央社〕消息。《新民报》第七版有这样的记载：

“本市商人义卖，情况热烈收入甚佳……孩子剧团大打金钱板，两日共得千余元。……表演词调，纯系发扬一般人爱国观念，博得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云。”

自从接受了参加义卖献金演出任务，这几天真是忙极了！每天都得加紧排练新节目，学唱新歌，还得赶排一出有女角的戏《夜之歌》。（女角是吸收的新团员，详见杨敬贤同志的回忆录《草莓的味道》一文，见上期本刊）支援我们的人可多了：四川大学图书馆供给我们演唱资料；四川大学天明歌咏团教我们《团歌》；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给我们排新戏、教新歌；成都协进中学支持女学生参加我团演出并帮助排戏。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环球幻术学社社长傅天正老师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和大力援助。他是我的老师，我这学生不但没交学费，反而接受了老师赠送不少的魔术道具，而且我后来居然在一个部队里当上了魔术教官，还和王永梭同志联合举行过专场演出，演出名称就叫“王永梭独创谐剧、温余波新型魔术联合演出会”。门票收入，除开支外，我们各分一半。这些都是内江孩子剧团解散以后的事。我在去年参与负责编导的一出神话戏中，还用上了当年傅老师传授给我的大型光学魔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我怎能忘记这位老恩师呢？

二十二日上午，川大图书馆接到环球幻术学社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找我，请转知我即刻去一趟（我们住地留青院就在图书馆背后）。

环球幻术学社社址，在春熙北段西排的一幢楼上。下面三间铺面是其他商店。“环球幻术学社”六字招牌是电镀克罗米立体榜书，横排安装在三间铺面上边。我刚登楼，傅老师已经在楼口等候我了。

社长傅天正，即当时驰名中外的魔术大师傅润华。

傅老师身材高大，方正脸形，面皮略带黄黑，显得很粗糙苍老，他当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看上去已觉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傅老师把我让进二楼连二间的客厅（另一间是戏房）。他说：“那天晚上你们在对面太平缸上宣传，我在这楼上看见了，当时就想传授给你几套新型魔术，表示对你们宣传工作的支持。这两天又看到报纸上刊载了你们应成都总商会邀请，参加义卖演出的消息，所以才叫电话请你来，准备给你们补充几个节目。”

我一听这话，心里激动万分，立即向他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说道：“傅老师，我给你拜门了！”

傅老师哈哈大笑说：“你坐下，我先招待你吃点东西。”他把头上礼帽摘下来仰放在桌上，脱去大衣，从裤包里掏出一张手巾，盖在空空的礼帽上，接连变出四个鸡蛋。他一按桌上叫铃，戏房里出来一位姑娘。傅老师向她说：“把这鸡蛋煮来招待客人。”那姑娘即转身进去捧了个条盘出来，盘里有一架精致的酒精炉，一方卷着的白纸。姑娘把条盘放在我面前的桌上，把白纸折成个方斗形纸锅，放在酒精炉上，盛上开水，从礼帽中取出四个鸡蛋，一个一个打在纸锅中，然后点燃炉子，只见兰兰的火焰在纸锅下燃烧。

这时傅老师从旁边橱柜上取下个小木匣，先把木匣拉开，放在桌上，空无一物。然后向姑娘示意把糖果盘拿来放在我面前，傅老师随即合上木匣再拉开，满满一匣糖果倒在盘中。

姑娘把煮好的鸡蛋分盛两碗，摆在我和傅老师面前，再把纸锅撕个粉碎，揉成一团，握在手里，向空一挥，纸屑变成了若干白练抛向空中，好象放的礼花！她再把白练团回手里，拿起扇子一扇，练团变成絮片，像雪花似地飞舞起来！

这些魔术现在看来已不足为奇，但在四十六年前，却是很迷人的。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华西日报》第七版，刊载有“……内江孩子剧团表演小英雄、莲花落、双簧、神秘弹子、联合力量等剧……”这《神秘弹子》、《联合力量》等节目，就是傅润华老师传授给我表演的魔术。全部特制道具都是傅老师赠送的。

关于我们在成都协进中学吸收女团员的情况和后面几天的活动，以及我们离开成都的前夕，协进中学一群女生背上被包来到四川大学要求随团出发的一场风波，杨敬贤同志在《草莓的味道》一篇回忆录中已写得很详细，我就不重复叙述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内江孩子剧团遵从组织的决定，告别成都，转向了返回内江的归途。

一九八五年元月于内江

编者按：此文为六十年代市政协委员兔文藻先生抄录于大千先生四兄张文修先生处。从文中写到与西班牙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交往事，此文应是大千先生出国后所作，恐国人得见者不多，特刊载于此。

画　　说

张　大　千　　遗　作

有人以为画画是很艰难的，又说要生来有绘画的天才。我觉得不然。有以为只要自己有兴趣，找到一条正路，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就会成功的。从前的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我却绝端反对。我以为应该反过来说“七分人事三分天”才对，就是说任你天分如何好，不用功是不行的。世上所谓神童，大概到了成年就默默无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只因大家一捧，加之父母一宠，便忘乎其形，自以为了不起，从此再不用功。不进则退，这是自然趋势，你叫他如何得成功呢？在我个人的意思，要画画首先要从勾摹古人的名迹入手，把线条练习好（写字也是一样，要先习双勾），跟着便学习写生。写生要首先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必须要一写再写，写到没有错误为止。在我的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的习惯的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

还有，用色的观点，西画是色与光不可分开来用的，色来衬光，光来显色，为表达物体的深度与立体，更用阴影来衬托。中国画是光与色分开来用的，需要用光时就用光，不需用时便撇了不用，至于阴阳向背全靠线条的起伏转折来表现，而水墨与写意，又为我国独特的画法，不画阴影。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早认为阴影有妨画面的美，所以中国画传统下来，除以线条的起伏转折表现阴阳背向，又以色来衬光。这也好象近代的人像艺术摄影中的高白调，没有阴影，但也自然有立体与美的感觉，理论是一样的。近代西画趋向抽象，马蒂斯·毕加索都说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而改变的。我亲见了毕氏的用毛笔水墨练习的中国画五册之多，每册约三四十页，且承他赠了一幅新画的西班牙牧童神。所以我说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应有太大距离的分别。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定要有绝顶的天才同非常勤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稍一不慎，便入了魔道了。

中国画常常被不了解画的人批评说，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何尝没有透视？它的透视是从四方上下各方面着取的，现在抽象画不过得其一般。如古人所说的下面几句话，就是十足的透视抽象的原理。他说“远山无皴”。远山为何无皴呢？因为人的目力不能达到，就等于摄影过远，空气间有一种雾层，自然看不见山上的脉络，当然用不着皴了。“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那里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也是一样的，距离远了，五官当然辨不清

楚了，这是自然的道理。所谓透视就是自然，不是死板板的。从前没有发明摄影，但是中国画理早已发明这些极合摄影的原理。何以见得呢？譬如画远的景物，色调一定是浅的，同时也是轻轻淡淡，模模糊糊的，这就是用来表现远的；如果画近景楼台殿阁，就一定画得清清楚楚，色调深浓，一看就如到了跟前一样。石涛还有一种独特的技能他有时反过来将近景画得模糊而将远景画得清楚而实。这等于摄影机的焦点，对在远处，更为象我们眼睛注视前远方，近处就显得不清楚了。这是“最高”现代科学物理透视，他能用在画上而又能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的。所以中国画的抽象，既合物理，而又要包含着美的因素。讲到以美为基点，表现的时候就该利用不同的角度，画家可以从每种角度，或从流动地位的眼光下，产生灵感几方面的角度下，集成美的构图。这种理论，现代的人，或已能够明白，但古人中就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宋人沈存中就批评李成所画的楼阁都是掀屋角。怎样叫掀屋角呢？他说从上向下的角度看起来，看到屋顶，就不会看到屋檐，李成的画，既见屋脊又见斗拱颇不合理。粗粗看来这个道理好象对的，仔细一想就知道不对了，因为画既以美为主点，李成用鸟瞰的方法，俯看到屋脊，并且拿飞动的角度仰而看到屋檐斗拱，就一刹那间的印象，将脑中所留屋脊与屋檐的美感并合为一，于是就画出来了，况且中国建筑，屋脊的美、斗拱的美都是绝艺，非兼用俯仰的透视不能传其全貌啊。

画家自身便认为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峰便加上一个山峰，那里该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这就是科学家所谓的改造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总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一个天地，要如何画，就如何去画；有时要表现现实，有时也不能太顾现实，这种取舍，全凭自己思想。何以如此？简略地说，大抵说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他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去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到真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的神韵。这可引证王摩诘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着笔墨表现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未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近代有极多物事，为古代所没有，并非都不能入画，只要用你的灵感与思想，不变更原理而得其神态，画得含有古意而又不落俗套，这就是艺术了。

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总括来讲，首重在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到写意。不论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总要了解情、理、态三事。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各作，不论古今，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由他自去追讨，不可教他固守师法，然后立意创作，这样才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所以唐宋人所传的作品，不要题款，给人一看就可以知道是某人的作品，看他片楮寸缣就可以代表他个人啊。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获，山水如此，其它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

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广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须的。

一个成功的画家，画的技能已达到化境，也没有固定的画法能够拘束他，限制他。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得熟练了，何必墨守成规呢？但初学的人，仍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为是。古人画人物，多数以渔、樵、耕、读为对象，这是象征士大夫归隐后的清高生活，不是以这四种为谋生道路，后人不知此意，画得愁眉苦脸，大有靠此为生，孜孜为利的样子，全无精神寄托之意，岂不可笑！

梅、兰、菊、竹，各有身份，代表与者受者的风骨性格，又是花卉画法的祖宗，想不到现在竟成了陈言滥套！现在就我个人学画的经验略写几点在下面与大家研究：

（一）临摹（模）。勾勒线条来求规矩法度。

（二）写生。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

（三）立意。人物、故实、山水、花卉，虽小景要有大寄托。

（四）创境。自出新意，力去陈腐。

（五）求雅。读书养性，摆脱尘俗。

（六）求骨气，去俗笔。

（七）布局为次，气韵为先。

（八）遗貌取神，不背原理。

（九）笔放心闲，不得矜才使气。

（十）揣摹前人，要能脱胎换骨，不可因袭盗窃。

（十一）传情记事。如写蔡琰归汉，杨妃病齿，溢浦秋风等图。

（十二）大结构。如穆天子传，屈子离骚，唐文皇便桥会盟，郭汾阳单骑见虏等图。